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三十七

物類

石文人錄 楊維禎

宋元祐中韓相國王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
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文面人自荐曰吾可應命
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文人也居某所以齊封人辱
吾文面之詬若干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

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沙者非吾之至幸歟明日抵某
所果見一穹碣在泥中文尺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
柱於津而梁落成揚子曰唐人弔剡藤氏以世之惡文
辱藤也五季末有弔青之石氏而石丈人自伸其辱予
錄其事以慶丈人之獲湔而重悲者一汙而不可再雪
也嘻丹霞翠琰屈于汙豈直青州一丈人哉明天子下
令使得磨洗砥輿梁與民堂大厦丈人之族不羣然自
荐者吾不信矣

三義傳周是修

一義者吉泰和鳳岡胡如林之犬也有元初胡為泰和
巨室如林胡氏之際然者也富而敦詩書重交遊喜射獵
常入山以所蓄愛犬自隨防虎而射之其搜抵絕壁中
卒與虎遇机未及張而為虎所攫林地將噉之犬見主
危亡命以赴縱嚙虎尾虎棄人而從犬則退走喧呌聲
動岩谷虎復攫人犬復以死進嚙如是者屢故虎不暇
嚙而如林已鬼喪不省矣既而旁林之樵者訝犬聲之
異羣趨而視之虎稍驚卻犬奔伏主身若覘其傷者樵
者知為如林併力逐虎如林移時乃甦迨歸賞樵者樵

者辭曰公所以得免于虎者是犬之功也如林感其義
撫愛不下所生數日犬以駭胆而殞如林慟之具棺斂
以人禮葬焉君子聞之曰勢迫主危去死一間為畜犬
而能舍生赴救勇黠若此卒脫主難死以義稱為人臣
食君之祿而有不憂社稷市私賣國臨難苟免貽唾罵
於後世者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二義者滁陽野湖之鴈也洪武丙子冬十月予從王子
朝京師經滁陽去周道里許有湖方百餘頃鴈鶩之團
沙以居者不翅萬計王子令將校縱名鷹擊之鷹發而鴈

空如雲鷹竦身直上拳擊一鴈遂墮湖汊間鴈據雁爪
嘴各肆其勢雁殆而音甚哀羣雁皆迴翔喧呼不去俄
而一雁下赴以死敵一雁繼赴之其敵尤力又數雁下
赴之皆殊死鬪鷹幾不支以走免于是始受擊者與諸
赴救者俱定神理翮而舉空中羣雁亦喜舞下迎噉
噉然若相唁相勞而相慶焉觀者莫不異之君子曰
義哉斯雁乎同類合處一罹于禍則勇敢者爭先赴難
格開若此之力世之人為兄弟為朋友平居歡洽自謂
魚水之不若蘭金之莫加一朝勢窮利盡或變故卒至

則紛然解散視曩之同契顛連因暗倉皇而失措者曾
不動心一相拯援甚者至於投之井而又下之石焉者
比：有之於斯雁寧不大可愧乎

三義者陝西長安蒲陽里晏氏叟之鳥也叟性慈仁而
無子夫婦獨居行林中見雛鳥為風雨所墜螻蟻觸之
叟惕然不忍取而救之歸養以筠籠閱月而瘡痍瘳羽
翮稍：然長馴擾眷恋有感恩慕德之意叟竒而釋之
由所之鳥乃留止庭樹旦暮去來愈相親狎叟益竒之
名之曰黑兒聞呼輒至止叟几席懷抱間以為常一日

啣金釧泊叟膝上作：聲若伸其報臆者久之求一
雌為耦結巢庭樹育子而孫歷二載誦：以十餘皆馴
狎如黑兒之習叟婦或近出呼黑兒以護家即謹守于
門人至則噉噪搏擊拒不容入婦還哺以所携則忻躍
無任婦忘一髮求之勿獲呼之曰得非汝輩啣之巢中
乎少頃啣髮至婦前以獻又二歲而叟卒晝夜哀號于
庭率其類啣土以益塚封又歲餘始去庭樹莫知所之
焉君子聞之日世降俗薄兵凶荐臻士子有流離而失
據顛沛而無求者幸遇長者收而畜之寒以衣飢以食

病以藥凡可以成全而保愛者無所不至及其免于患而賴之以壯且強也其不忘不悖眷而不去切以圖報者几何其人或思故里而欲返其初或因小忿而輒昧其本邈然無情飄然弃去者往而是皆是烏之不若也周子因三者之言而歎之曰古人皆云人而無禮無義則與禽獸莫擇是果可以一概論哉麟鳳龜龍為聖世之禎至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騶虞之仁王睢之別皆性中之天無間然矣又若晉之義馬唐之義象義猴俱著名傳記不可誣也今泰和之犬則能

捐生以赴其主之危滁陽之雁則能奮迅以救其類之患急長安之烏則又能馴慕以念其人之恩犬雁烏禽獸也其于狗義且尔况稱萬物之灵者乎况讀聖賢之書習先生之道而名為學者乎傳其事以為流俗之戒且勸焉犬之事余聞之先師渚樵胡先生先生如林之至友也雁之事余親見之犬之事聞之郢府紀善周添祿氏添祿嘗教諭長安于叟為鄰比云

倉庚傳楊慎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

又損尚益乎百數却后心妒焉帝閑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妬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勅中庖以為宮膳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異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予欺乎其取諸食力尚也即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是老而慧者鼓湫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義氏庖義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由茲以迄奕世載育及周文

文王邑於岐山之西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于岐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皦者朝嘲者夜啜者以萬計復有已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宮不之竒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為其有助于德象也二號鬣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可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貫不捕焉今帝不欲為文王則已欲為文王盍赦微軀帝曰尔曷知周文王誠為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

明文海 卷四下三
如庚乃喜而躍曰驚知之驚知之匪后妃之德寔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為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效月紀日載鬼于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鬼于東南由嫡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為我說之庚引曰驚何知驚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不近內焉后亦辟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魄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几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

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荐降而世婦三夕还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日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元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頌聲洋溢萬方也又公此制于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傲是為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王制黜之妬亦何能為周制之無久矣而

欲委罪於微禽變性于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術也帝而信知之是不知也沈睨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况君江東乎帝聞庾言慄然側席却后聞之愀然無色乃命罵其言于斧辰行其制于永巷却后幡然更為逮下之行庾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庾言乃放之不殺封為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即其後也

異物傳 張昇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柱礎

下或墻壁下鑽軟土而入畏鷄食之生育亦蕃至冬時穴土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物人傳能食白蟻至盡吾鄉王家嶺下李輔字良佐故家謠達人也歲辛未暇日過余坐談曾經撫州金谿宿饒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設榻其人再三戒曰吾家新創室屋不意歲被白蟻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人教以往求川中物小如龜者置于礎下灰土中今數十年來白蟻皆盡棟柱俱空叩之蓬蓬然了無一蟻存若令人掃地及有懸緣壁上遇此物幸為保全勿傷

之余聞能食白蟻必奇物也問良佐以名良亦不知也
許為致之閱再歲六月二十一日午合挈而見余啟其
合祇見襍以灰土蟲亦同色大不盈寸塊然不動少選
蠕、然稍行蔚有生意其數五枚良佐導余僕置于園
亭右小房中皆鑽土而入曩言此奇物今果致之良佐
信人也噫天下物類何限人不能盡識余備檢古書並
不見有此物良深歎愧此物乃有益于人能去害而存
材豈瑣、小物哉惜不知其名宜名之曰蟻虎請更質
于博物君子

烈象傳楊師孔

事有以一着係安危一物閱成敗居恒視為平平而識
微主惺者尤必謹之蚤馬歲乙丑當雷烏聯水蘭大舉
憤兵再出鷄聯四省震驚六詔目中視昆海一杯不足
當飲馬矣懷山彌壑峰、搥帳雲連夙將名王望前鋒
喘、不敢輕試賊騎分三路下東南一路尤銳鋒不可
當時陶兵象馬初到有陸姓小將銳若初生犢王者置
之此路非無意也鋒刃未接各營面、無人色主帥叩
天誓師三軍振奮賊果先以東南萬騎奔突排山倒海

陸將兵不滿千幸陶有名象一隻象奴馭之素得神机
深伏小壘鼻中飲水泥數斛賊騎恬不知奔騰而下象
突入咆哮號吼躍起丈餘萬馬辟易鼻中水泥噴作雲
霧直搏賊鋒勢如猛虎舉足踏賊人馬俱如糜復用鼻
捲一悍賊拋向天墜地踐感皮骨無完陸將引兵乘勝
追逐喊聲四起馬奔騰人潰野器械山集揮刀發銳我
兵刀劍盡敵肉溪空漲賊血十年來滇兵之捷未有如
此勝者大且速且全者抵暮收兵象尚勃々具餘勇馬
籠通城百姓携壺漿芻食望象稽首百叩以謝次日創

發病痛體出箭簇計三升餘鼻中一矢毒甚遲又日象
盡瘁矣嗟乎擾三酋惡敵六詔而迨只拉枯朽中外凶
凶不可保得此一象滇雲數百萬生灵轉危為安易亂
為治間不容髮誰謂象之功可決耶嗟子設使象知有
人我知有眾寡知有趨避必憧々于勇怯即忘人我眾
寡趨避矣臧伏不深沉机不預敵必因變設奇勝敗不
知誰為所為無心合道善臧為勇不意于一象見之也
馬龍人業已封塚立碑余代危守安普聞見最真特表
出之以告黔陽臣子之留心封疆者捐軀報國必先忘

人我象一物且豎大功矧具七尺靈萬彙者肯出此象
下耶

義虎傳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髻北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晏安無
他技獨微解書教妻且艷富子乃設謂言若困甚畫圖
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于
賄之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為若策
之耶窶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
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見突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

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窶從之
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
被裸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甞鉞砍之墮
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君啣于虎矣若之
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為吾試同若往驗覓不見
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
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不答忽虎出叢柯
間咆哮奮前啣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行彼習行且
尔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

而哭忽見一人步于旁問故婦陳之人言尔勿哭當返諸舟可歸尔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盖神云婦登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為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果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耶于是更悲而慰哭而咲終歸完于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于虎：亦巧

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于人而報賊且未必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庭鳩傳陳鶴

余舍後有屋數椽巋然環峙楹欄宛委控引不斷人登而望之不異庭榭然耳守僕性愚無能每客去惟箕踞就睡雖撻之不能改乃置數鷓庭廡下令養之手水穀旦夕鷓或飛翔空中僕奔騰上下掌求而口召之惟恐失鷓所也及至必伺宿與闔籠然後自往畢食夜則夢寤惕：慮畜有傷鷓者居數月習勤成性雖欲復箕踞

就睡不能矣庭之後即龜山、常多野禽栖樹間有二
三鳩每見其鴿出入山澗听其鳴同也視其羽文喙爪
亦同也鴿日與鳩隨逐鳩亦無疑也遂同散漫林薄或
馴行遊堦含食而吐哺比翼而歡呼意若得其羣而樂
焉者一日鳩隨鴿亦飛翔空中值野鳩羣而過之鳩視
鴿覺大相殊也其視野鳩而鳴同也而羽文喙爪同也
于是忻然隨其羣而去焉于鴿若無所顧念者鴿乃望
其鳩而疑之曰彼或非鴿耶否則何遽尔去栖無名之
林以自卑耶抑為羣所惑且往之而後返耶山之南首

樵者見之因笑謂鴿曰尔何一愚至此哉彼鳩之與尔
不過羽文喙爪之相同也尔見而輒愛之與之同庭無
同喙食往來相樂而不相離者是尔之仁也彼得其羣
而往焉者鳩之性也似亦有所厚薄其間鳩亦不自知
也世有同類之人偶言笑之相契衣食之同情一見之
即與之遊然究其心之所謀我則于義也于彼則利也
而路之相去不亦遠甚矣雖朝夕共室樽俎嬉、苟當
利之所在縱死生而骨肉者則將拂衣長往而亦有所
不顧矣吁是亦無足恠者夫人之不相遠者性而大相

殊者欲也彼溺于声色貨利而忘道義者非一日矣適
或值其欲則翕然從之有若火之得薪水之釀土而孰
有能禦之者此彼之所以去者亦性之欲也宜也彼鳩
之性而猶人欲之不若者今則舍鳩而隨其羣尚何設
焉

二猫傳程可中

祝給諫無功當館于深水武家武家蓄小猫瑩白而馴
善捕鼠有小童雲寶不以蓄之必滌魚腥飯汁為飼
卧則編蒲為窩中加枕焉察視摩捋至猫見雲寶亦



帖耳搖尾就其懷得鼠輒啣弄擲戲得雲寶命而後敢
食武有壻高淳人見猫靈乞携登舟去雲寶走哭如喪
猫亦閉目絕不食壻怜其不食且死使人日馳二百里
籠還雲寶迎喜若獲其喪猫亦帖尾就食如故焦太史
弱侯旧居近成均珍珠樹^舊之東河遠其門踰東隣數十
家有猫善竄防少疏輒為啣去一日享客俄而盤中失
焉首遂減客歡主人怒甚釘其四足于板弃之河中猫
受釘順流下痛苦號叫踰西隣百家收得之者為拔釘
養之良久無恙遂絕不竊惟多捕鼠食其家愛之謂猫

性馴灵如此奈何主人戕而棄焉殊不知猫之有所德也後年餘猫主人過其家見猫卧榻上手捋其尾謂其家曰此殊類吾家曩時猫其家方申其故而猫躍起噬主人喉急解勿脱至用利刃断猫首抉齧拔齒扶歸竟用病喉死人言人靈于物不知愛憎之故之猶其灵也猫犬去人差近往有異余觀二氏猫亦駭矣人惟能置恩怨而後為君子今猫反以是見詫此其所以為異類也歟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四

傳三十八

雜傳

中山盜錄 楊維禎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客有言中山某氏者聚亡命為盜往來江淮間未嘗掠農舍雞犬賈船子女必廉某州某郡吏之脊而狼戾者中夜至其家擒其主反接于柱盜坐堂上令持刀者剖其指肉反啖其口問之曰痛楚乎主哀吼曰痛楚痛楚

盜曰汝剝割民膏痛亦爾貸其妻子使野處悉取其財
署諸通衢使民爭取之訖殺其主焚其室楊子曰綉斧
不聽皆吏也久矣而盜能之殲其魁而不逮其孥仁也
窮帑藏而還之于民義也嗚呼盜而仁義謂之盜可乎
不盜而不仁不義謂之不盜可乎董之毒能殺人亦能
治病醫之良者使之盜能殺人亦能攻盜亦願其使之
者如何耳吾聞晉文公用中山盜而伯于城濮之盟也
非文公能樂水而亟用者乎吾故志其事使用才者聞
知勿俾吏者不仁而盜者仁也

天刑生傳蘇伯衡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有病鬼闕因名闕
而自號闕翁及年壯更得盲瞶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
也耳之不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
吾曠吾薰吾攝吾鈇者孰為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
殆有隱慝乎古之刑幾而吾今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
號曰刑天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子德修乾沒內庫物簿
錄其家就逮南京今天子燭其非辜卒還其家財而縱
之歸天子即天也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天且刑生孰

信之或曰生大父：仕皆不大顯未嘗竊主柄作威福倚法報復鬻獄而渙色淫刑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兼并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循理未嘗多行不義事熟視生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慝致邪夫天子人也隱慝猶且察之而矐之薰之攝之欽之此則陽為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竊主柄以作威福者倚法以報復者鬻獄渙色淫刑黷貨者武斷而兼併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可劓可刖可剕可戮者何可勝數不於彼是劓是刖是剕是戮

顧乃陰矐生目薰生耳攝生手欽生足不既失刑乎所謂福善禍淫者非耶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死吉者吉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厚誣天也歟哉或曰若生者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劓可刖可剕可戮者善者可怠而惡者可肆耶生俱弗之答驟然歌衛人之詩曰已焉哉天寔為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金華人其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亡又二世乃至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絕人生口吃

然喜面臧否人是非得失期言不已喜怒一弗顧人
 以此嚴憚之有陰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輒趨避
 之去生今杜門不復出遇事猶輒作詩風刺向令生不
 以疾廢詔起文學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何輩
 拜御史亦且諤如乃祖而生竟以疾廢矣君子皆為
 之太息曰不幸不幸去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
 生者得不為善人乎其疾患至于此則夫善人天何
 與之有哉仲尼而不得位顏淵而短命死冉伯牛而
 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獨潘生乎人皆謂生之

自號為激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莊生云知其魚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都城故老傳李東陽

傳曰民函五帝之性剛柔緩急音數不同繫乎水土之
 風氣者謂之風都邑之人習見開熟大抵尚通而寡執
 此世之恒言然不可以槩論也國家定鼎順天幾百年
 發甲科躋宦途著見功澤在人耳目者固不俟論已或
 居小官或終布衣抱一節守一善違眾離俗以求自遂
 亦非無足稱述者願偶無所憑藉其名與姓不白于世

以死豈不重可惜哉子生也晚竊聞先祖父言遺民故老之名行幼駮不能記幸所及見亦既彫謝無餘矣恐從此遂泯沒畧舉一二為後進君子道之庶他日有續焉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為近体詩有警句性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為的為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墓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彊焉志曰以若所為非獨理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暄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究所為謀者柙暄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識

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彊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為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于禍則服以為是不幸而得病以死則指以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路貴字秉彝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為童子師性伉直不遷人過母喪發引做家禮去幡幢鼓樂用人為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入各獻香楮貴脫所服雙鞵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大

笑而去後以壽終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
楊文貞公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好面
折人過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
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文莊岳蒙翁輩皆禮為上賓
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斂殯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
輕造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
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
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
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

楷行書專效趙松雪華媚可人時染古紙為作趙書猝
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酬以金帛用是
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盡粥
之人多傷之賀道字士完南京人世醫家常居善藥人
呼為賀生藥然能通文義尚儒雅有叢士大夫間其行
予不能詳大抵名勝輩也予所及知者止此其樸茂無
文片言隻行幸中而偶人者瑣：不足錄已又有趙某
者順天人本陽姓粥醫為業人呼為醫楊順天初迎盞
之役武官胄士爭秉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

或以語某，搢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無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歸其女，俾不失節。暨某壽終，其子敏贍其女弟以居。至于今，存焉。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匝皇城，見其執石塊壞黜，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傭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復

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_止之，索傭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奉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為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窺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

為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治溷生傳 童 軒

治溷生不知何許人始來京師僦屋以居其妻子頗知書憤然無為嘗謀諸婦曰京師甲第連甍高者翬飛低者鱗次皆有匡舍其中吾願無他能將求治溷以為業不識可乎婦曰唯：生迺置漉器二重一恒冠幘曳履負器荷甬日往富貴者之門為之治溷治溷一輒取錢數文人見其中幘類儒生也因呼為治溷生：聞而喜

曰甚善名我乃益勤其業日治數溷得錢數十文雖身陷淄汙顏面油泥須眉穢濁亦不少惜也莫則以錢市酒肉施：從外歸相與婦子醉飽酣歌以為樂旦則復出莫歸復如之如是者累年將以為起家之業子孫可世守而弗易也有見而哀之者曰汝何至為是也汝冠儒必且知書要必博古今潛道德抗浮雲之志礪清風之節以與古之賢人哲士照耀後先斯于儒服為稱審不能焉則必吐奇出策樹立功名以與時之忠臣義士爭雄並馳斯亦無愧于儒也又不能焉則求老農老圃

而往師之亦足給以自活汝何至為是耶且古之君子
敷庶潔之行明取舍之分雖以朝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苟非道義其視千駟萬鍾若將浼已而不顧視况
汝之蒙不潔觸穢臭困悞中顛如是使其人見之必將
掩鼻而疾走矣汝何至為是耶生聞而咲曰吾業非汝
所知也且子謂博古今潛道德吐竒出策樹立功名非
勞心者不能也農圃之事暑雨祈寒終歲勤動非勞力
者不能也且勞心者道德之傳必繫乎天功業之建必
因乎時彼欲強而行之人皆罵為迂蚩者耳至若勞力

農圃苟或水旱不得則飢饉相仍卒至窮困轉徙是則
道之不行不免招尤而速謗農之不獲不免啼飢而號
寒孰與吾之治溷內不勞于心外不勞于力負吾器荷
吾帚窺甕小大淺深從而鋤鍤馬從而陶穴馬少用其
勤則剩獲其利歸而持酒肉而吾婦子又醉飽嗜之視
彼勞心力而無成者真所謂迂蚩者耳子何足以知吾
業乎今夫駢拇枝指懸疣附贅固出性而成于形也子
又何以能使吾改其業乎

童氏曰治溷之事其事視道德功業固不待辨雖五尺童

子亦皆知其薰蕕高下也然生方視以為得計反指勞心力者日為迂難而不為何其言之狂悖若是吾聞古有逐臭之夫豈其人耶不然則惑於廁鬼而為之也于乎廉者不飲盜泉之水賢者不受嗟來之食欲治溷以求其活邪

張風傳夏 錄

張風天臺山中農家風貌惡善為優盡得於留能以鼻成散用是不欲蓄其家其家固傳視焉日食於富人之館聚少年晝夜謳弄或滙沸達旦旭入無一食之儲出有

終日之饋故凡邑里之為燕會鼓者音席上必有風雖不名風：固且往之得之出見富人大廬輒止廡下振管踦踞冀徹室中以曉富人小子羣走環之以入曰吾且入就食矣未嘗察其言為不欲狀風之為人如此或以咲而賤風：曰人飽其欲誰不如我：固易盈而鄙人耳彼謂之則曰士大夫乃得而貪焉此為利其惡有紀極哉且若是而閉焉匿焉則能不失一語不見一跡以示於人齒舌至引神鬼相證設禍福應子孫以求其蓋嗚呼吾何故而為是也于此吾有求必以在于口吾心

之未往足已舉而加之矣放而隨之不蓋而益章之吾
是以處世而人不我貴則世固有夢而不寤者耶又曰
吾持身以食于富貴之人富貴之人或以利敗有方貧
賤而以植德興去其一而存者猶是也去其二存而者
猶是也敗者相屬而患不及我吾常得食焉他日過其
人于道路見項而趨之其衣履甚不似也頽而見我自
若焉曰始吾為富而有今日子以貧而守其常吾乃以
後不敢輕子矣嘻子見晚矣雖子前日庸得乎乃今其
固也吾嘗客于子子飲酒亦飲酒子持梁亦持梁吾求

子不能勝我也且衣冠加于子之身而視于吾之目積
穀如山錢金布地傳子而守不使子用子之身憂且勞
焉子行其勞而以得食也我棄其勞而亦得食焉子食
我而以其憂也我食于子而不與子之憂焉子用其名
我用其寔是子嚮也幾不見為吾賣願猶可追而傲我
耶嚮也吾固以目子矣而子不知則子亦夢也

赤城居士曰是為夢固然矣風蓋處其地因而夢夫人
風亦幸也然吾得其言而思之吾亦有夢于此而不知
也世之夢多矣為之傳以告夫寢者而自取焉

憂心四傳馬一龍

有毀孟河子者或請以自白乃作憂心四傳因時觀已而質諸古之賢聖也庶幾可見乎

且吾傳

且吾見毀于人也幸哉此盛世之事君子進德之助也必也君子在位小人不得起矣以不起之志肆無稽之言故有毀使在位者非君子彼小人方且盤緣締結各與其黨如豺狼犬豕咆哮躡噬以爭路齒奚暇從容造言陰為中傷之計乎嘗讀易見君子處泰之貞傾否之

喜是有幸于今之毀也君子小人之道消長繫于時：天時也易曰天地交萬物通上下交其志同泰也否反是時泰而泰時否而否君子也小人亦是故君子在上則順時而知化為拔茅之征在下則藏器而知命為包桑之繫小人得志不能察時幾在上則肆不得志不能安義命在下則怨非擠排善類必謗訕吉人故毀出于小人不得志之時世道之盛衰可觀矣君子聞毀而惕然以思俛然以思考諸其身以盡巨細隱顯之故無一如其言退而益以檢飭不遺不已進于是乎君子聞

毀而惕然以思俛然以思考諸其身以盡大小隱顯之
故無一不如其言或不如其言未能邈乎與之相去也
豈不刺心芒背若蒙不潔遇蝮虺溼濯遁逝之不暇不
亦庶幾免夫

何忌傳

何忌于人而毀我者之言日至乎古之人如文王如周
公如孔子德盛而人歸位高而勢偏道隆而望重忌之
招也而後有樊虎臣有管霍有叔孫武叔如某者上無
文王之業中無周公之才下無孔子之名人不歸已勢

不偏君望不重于天下其在朝也大人雖見知非其寔
也其在野也小人雖不欺憐其愚也言不足以文身學未
嘗以經世退然山澤之間更多病不能強力學問區區
飭身勵行不過求為鄉里自好者而已何有忌于身如
古之人不得免于今之毀乎但平生竊慕古道其志必
竟舜君民于斯世然後為足故居家欲善于一家建祠
立宗以明一本睦親叙義以著一體修禮定則以觀一
機損吾過積其餘去吾太得其平庶幾斂發高危滿溢
以為恒久不已之道謂可推之一鄉如吾家推之一邑

如吾鄉推之天下如吾邑不遠于此而得之耳或是以
務也氣剛而峻言危而激行迳而難從他無竒術可以
致盛名取高位樹大澤矣何忌於人而毀我者之言日
至乎

陰巫傳

宋有陰巫者能以面目機發為神為鬼；者神者皆造
焉因所造而施巫異或張目被髮而噪若狂或屏氣歛
容舒徐而恭若賢柔敬如女子欬若翁啼若嬰惰若病
怒如殺神者見為神鬼者見為鬼隨其指使意欲無弗

從以巫而致積或然之曰子之術儀秦不如然名不稱
于大賢君子行不道于王公貴人間有明道先生者其
德望尊出其門見禮于人殊巫者走見先生先生終日
端坐如泥塑人居三日而巫者病退而語諸人夫子士
梗耳天生耳目口鼻手足以為吾用也狐之涉也以善
聽不濡兔之營也以明眎三窟鳥喙而啄象鈎而食申
陽援扳韓廬疾走禽獸之資生各用所長而况于人乎
而况于夫子乎夫子目不視耳不聽口不言鼻不嗅手
不持而足不蹈也真土梗耳窮餓死耳以夫子之望備諸

身者盡吾所謂長而集焉濟之以吾術探天下富貴何求不得何所欲不遂哉或告之曰夫子非不視視不流非不聽：不淫非不言不動不敢不以禮必子而後可子何以為夫子謀曰夫子習焉能如欽明思譯則可已不然有華氏者古之醫聖也其法能置心腐脾剖而出納之有許氏者古之仙人也其法能伐毛洗髓出其腸而吐易之夫子求是法也割耳剝鼻剗目鑿齒斷手足取吾所謂長者如狐兔者而集焉備諸身濟之以吾術探取天下富貴何求不得何所欲不遂哉噫此忌其言

行異已而得名也而欲殺之也禽獸之也欲殺之也以絕異已之望欲禽獸之也以免勝已之加不復顧其言之無稽矣假令一旦集所長致富貴如巫言之不違若毀易其身為禽獸愚者弗就况賢如明道者哉為之類者信之而君子以為巫也

陽虎傳

史記孔子貌似陽虎：得魯國政為暴魯童謠曰虎貌似丘季子囚丘貌虎終得魯虎聞以為不利于已欲害孔子而畏魯國不與將假手于^路陰使人謂孔子柳下大

夫賢矣跖之為弟也魯之君臣莫能改其行憂其為亂于他日君曰子之德跖必從之孔子往虎已先私于跖不從而返乃諧言丘攝相君郊不致膳焉乃憤然往而而就跖之暴也魯人無能後加丘之智以逞君其如何魯君憇而疑之問諸朝之卿大夫皆曰求富貴而不得之而無厭足者斯與跖矣丘也嘗在衛南子欲相之明日遂行是非欲貴也寧與跖問之野野之氓曰求富貴而不得之而無厭足者斯與跖矣丘也嘗在楚王欲封之田而不受是非欲富也寧與跖曾會虎作

亂囚其主季平子竊寶玉大弓以逃魯君怒知虎之跖而欺已以禍丘致諸邑而僂之噫此忘其形體類已而賢也而欲跖之也殺之也孔子之不與跖亦幸哉使魯之朝野有一跖焉孔子不跖于朝則跖于野矣故孔子不得跖于魯君魯之朝野無跖焉虎也者然虎亦愚矣哉知孔子賢之而忌之何不為孔子使已且踰之知跖之惡可以殺孔子而不虞已之跖也以自殺

董大理傳 黃佐

董大理名恬字世良上海人也其先居汴宋南渡初徙

家吳會里世多隱君子至父綸仕為御史公初領鄉薦入太學為司成林文安所知歷事承運庫手書進呈揭帖孝宗見其字類沈度欲官之中書左右諭上意公辭乃已弘治九年擢進士授工部主事分司徐州洪約束漕舟公私稱便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中明習律例有族子二人同毆殺叔母公謂法當敘服制重輕司寇不從擬以同罪果為大理所反始悔不用公言十八年秋奉勅錄囚浙江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減釋徒流以下數千人無不明慎人感泣至有圖像奉之者事竣還

朝時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又無所賂遺大拂其意乃撫公踰限罰米二百石餉邊正德三年吏部以歷俸十年已上練達刑名晉大理寺丞又明年始遷右少卿時中外多故公兩署印叅駁明當會以大獄折以片言具得其情吳僉事廷舉被瑾逮繫止坐以枉道陶給事中諧劾瑾謫戍肅州家人至都黨禁方嚴公獨周旋其間卒獲保全他多類是凡事涉危疑展采錯事以身當之以是受知閔莊懿許襄毅二公獨深屢以奉獻忤瑾意奪俸三月會瑾敗言官謝納論康修撰黨瑾因及

公猥謂驟遷由是落職家居久之始上疏畧曰臣本東海編民材質庸劣遭遇先帝明聖列官郎署臣待罪工部者三年刑部者八年陛下俯從廷議拔臣于淹滯之中擢官大理恩數踰分然祖宗用人著在今甲如臣循資遷轉者亦常有之而言者以為驟方逆瑾凭寵肆虐時罰米奪俸回話待罪挫辱百至而言者以為蚩緣臣寔寃之臣身為執法既不能誅討元惡又不能乞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臣復何言但禮義進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勅銓曹覈臣履歷及推舉事由明臣心

迹以禮致仕俾臣素節得白于後世即死無憾矣事下吏部不報今皇帝即位覃恩詔以章服閑居歲有荐辟皆辭不行居常娛情書史意興所到輒發為歌詩客至惟以觴奕為樂不復問人間事嘉靖六年八月九日卒年七十有四予莅南雍公子宜陽嘗業至是具狀及太宰朱懋忠先生所為墓碑銘來請曰先公年五十七而始生不肖孤不肖孤生十八年而先公沒願遺行雖表、宜陽亦何能悉獨念先公浮沉常調晚始晚始一人方謂淹也而乃以驟去一斥不復齋志以致此馬遷所

以抒情于少卿柳子以之哀鳴于京兆者也宜陽歷觀
傳記所載自昔賢哲困于多口者衆矣屈平譖于上官
伍員毀于宰嚭賈傳短于絳灌董相沮于公孫干載而
下心竊傷之先公有昔人之行而不幸同其跡先生儻
覽其事而悲之為傳藏之名山俾後世知有先公獲附
諸張擇之于定國之後以並托不朽乃宜陽又何憾焉
予于是大書其事云夫國史考見之得失之迹以傳信
異代乃不盡然都緣憎愛翻表正以故論建失真予在史
館閱寔錄見謝給諫彈事會呂仲木至問德涵何如人

曰直節人也致孝于親且篤交儀嘗拯獻吉于死獄然
性度高邁侶：面斥人短坐是致怨比在留都馬伯循
為余言獻吉下獄時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曰德涵
拯我家人往告康：即上馬馳至瑾門：者不為通噤
曰我天下魁人也汝公乃我鄉里瑾素聞康名常與一
見不可得聞之即攝衣迎康：遽上坐瑾留飲康談笑
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曰愕然曰請先生見教康
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曰捫蝨而談
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乎何溫闇若此哉瑾面發赤疑

其譏也因問曰于今三秦豪傑有幾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銜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鈞者意蓋指瑾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我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也海何能為後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海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鞵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鞵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可為李夢陽耶此人罪當誅康即起辭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

曰敬聞命矣明日即赦出其後獻吉反嫉害德涵優伶至為中山狼襍劇以刺獻吉然德涵未嘗讐獻吉也由此觀之黨邪非邪大理之寬可類推已

論曰先王慎罰不聞株連諺有之曰戈必有秘繚必有匹給諫儕大理於康子以其論也嗟乎康子信豪傑哉予聞伯循言慙寘于耳而冥陽述大理孝行縷々且其天性卞急坦直無他腸絕與康子類當逆瑾毒痛薦紳大理必有拯救人不及知者乃得齊名青史稱康董焉辟諸日月相焜耀于無窮嗟乎偉矣

此書曰其味... 天如不意... 十日... 十日... 十日...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五

傳三十九

雜傳

呂震傳 史明古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呂尚書震在禮部時文皇帝數自將北伐鹵吏部蹇尚
書義戶部夏尚書原吉皆切諫上上不聽一日上問原
吉曰今粮儲足給幾年原吉意上又將出師因跪對曰
才穀半年耳疑其誕乃令中官及御史按之則十年尚

有餘也上大怒以原吉等朋黨欺妄居嘗憤詈時兵部方尚書賓提調靈濟宮日有中使至宮賜香數語賓以上怒故賓惶惧自縊死朝房中有司以聞上立命判其屍且械繫原吉錦衣衛獄以震蕙領戶兵部事時變起倉卒諸大臣相繼罪死上怒不已中外洶々咸不自保上慮震自危親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懷相期毋得自疑但當為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之密勅曰震萬一自盡爾十人者皆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尚書皆執副本

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愈多皆自專請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又嘗扈從上北狩上駐蹕虜地見碑立沙磧中其文具在率從臣讀之後一年上與諸文學語及碑因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奏曰臣當時與讀此今尚記憶不須遣使也遂請筆札于上前疏之上不信密使人至虜中拓其本回校之無一字脫悞其彊記如此

尹昌隆傳史明古

尹昌隆者江西人也洪武中舉進士魁天下授監察御

史建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也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絕祖武兢業憂勤萬機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如有不及焉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于候伺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流為陵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為社稷之福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通行天下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及太宗文

皇帝舉兵南向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奏章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皇帝入南京命捕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昌隆等為姦黨同驅出戮之昌隆當陞大呼曰臣當時會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按也上乃命緩昌隆刑閱其奏上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若是之酷朕

亦無此勞苦也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
京爾往事之尔能盡誠輔導朕不忘爾昌隆頓首謝永
樂二年冊立皇太子授昌隆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隨
事匡諫多所補益太子甚重之後陞禮部主事尚書呂
震方承寵用事羣臣無比當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
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思者而昌隆適
有事往白震怒不應昌隆未喻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
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為昌隆踉蹌而退謀于所知
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舊事東宮皇太子素知公

何不啟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依所請震大
怒遂奏昌隆傲慢狠愎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為所
拒無屬官禮且身為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假
托官僚怙賴思私陰欲樹結故不之父而之子其潛蓄無
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隆身事庶人名在黨籍僥
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巨測其行匪良不宜任用上乃
命逮昌隆下獄尋遇赦復官丁父憂歸後起復至京往
謁震之愠言接之入理前奏詔繫昌隆錦衣衛獄且籍
其家上方巡狩西京凡下詔獄者率以載以從謂之隨

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以
曾經保奏為長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襍問昌隆初不
服力辨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上高
死夷其族是年震病而疽病不可忍宛轉牀褥間常號
呼曰尹相尹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守欲殺之竟死

平思忠傳史明古

平思忠者吳江人也少為縣吏後滿歷京考選授禮部
主客主事于時明興四十年矣中國強盛蠻夷鄉慕文
皇帝方事招懷諸國朝貢者蹄踵交于道路烏蠻驛至

不能容勞贈宴犒館餼無虛日率主客主之思忠有精
力勤敏過人遇事皆應機立辦尚書呂震皆器之陞為
郎中嘗以事下獄適北鹵入貢新任主客者區畫皆不
稱旨上怒震因言思忠等以微累禁繫罪不至去官且
習外國事乞宥之以收其後效旨可即日赦復任初有
楊弘者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為刑科都給事中敢直
言上特擢為陝西左布政使吏部以弘陝西人例不該
除上曰非爾所知也後不為例弘亦以本貫辭不許蓋
是時有楊太監者數人在陝西故上以弘往制之也他

日上諭執政曰楊弘初去時頗肯言事近日又默然矣
可選清疆有胆氣者一人往參政以察之吏部以思忠
應詔上素識其名命之往而思忠有養子曰平安者私
以綾羅度潼關為抱關者所發解陝西布政司思忠時
出行部弘命收而無籍候思忠歸私以物還之思忠感
愧不已竟不敢有言嘗有某府一推官錄事廷司思忠
知其素貧乃發怒杖之後其人解京因招嘗分事其職
賂思忠刑部併逮思忠就考適有例凡貪贓官吏委訴
不已者笞殺于市思忠乃誣服譴戍邊會太監劉馬兒

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在主人客久深悉蕃情請以自從
詔釋其戍給冠帶辦事隨馬兒西抵吐蕃烏思藏朵甘
龍答等處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哈密等衛及
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國而還復免官
家居以漢佃自給又數十年卒初蘇州府知府况鍾亦
以吏員起家繼思忠為主事及思忠參政又以嗣其郎
史寮家交承情分甚密鍾來知蘇州思忠往見之鍾迎
候甚恭呼其妻子出拜謂曰此吾舊長官也飲思忠酒
時正暑熱命二子扇之思忠辭鍾曰某忝知貴州非無

僕隸可給使令但欲使小兒輩知公為吾故人耳其敬之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始以事于鍾人以此多之初思忠未貴時知縣蔣奎嘗延一相者問休咎編視在座者其言皆不大了思忠時給事堂下相者數目奎因呼上使相者曰此人他日富貴至三品然不終奎大笑相者去奎謂座客曰術士之妄如此一小吏安能頓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僚無一顯者思忠竟如其言

陳奉時傳 李承箕

陳景秋字奉時白沙先生仲子為邑庠生廩餼者十餘年不得志于有司者四舉矣奉時作科舉文字示人稱羨之則眼平而色怡知其性氣者每見其文但一過目不復出一語相詰腰背戍削不飲酒頗好度曲事繼母順母亦偏愛之故其婦子亦被寵于姑順之應也增城湛民澤曰弘治己未先生謂余曰景陽今其悔乎駸駸乎反正矣未幾時奉時暴病卒吁可怪哉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說者以為曾子之謙詞也其易簣之意非歟奉時壽四十五年不可謂折夭矣

願吾所壽于今與後者何如豈曰年哉奉時少年時不
 自顧惜傾意柔曼造戲具招歌兒游衍其間先生悵然
 曰李泰伯自為墓必取陰陽家所謂絕穴者殆為是哉
 予聞先生出斯語大驚焉既而奉時亦欲勉強所當為
 與所不為掃宿軌翦狂奔之志收之桑榆齎志沉云

陳樂芸傳 李承箕

予南遊嶺海訪求古今之遺逸意丹砂寶才之鄉庶幾
 有隱君子吾將求而得之其人不可得吾將求其詩書
 彷彿以精神而得之乃聞古岡者音有少丈夫陳樂芸者

其風可想也其詩曰箕踞長松下忘情白髮新城市有
 名利江山唯白雲予曰美哉少而忘世始而徹終塵視
 斯世而不忒者乎漁家詞曰前江水順水流平渙婦移
 舟折海榴折得一枝簪綠髮怕歸渡對人羞曰美哉華
 而不逞樂而不流不愧其實者乎山水詞曰水何碧
 雲何黃漠然真是水雲鄉水雲鄉梅灼爍一夜東風盡
 開却幽鳥飛來不知去幾許芳心欲偷咏曰美哉休
 乎心乎悠々乎迹乎散乎留乎其得于天者多乎是奴
 僕命騷之苗裔歟何思韻之深長也樂芸自六七歲時

在蒙學中為諸童子引詩對或一一代為之得筆墨不煩取于家：人異之丸書一過目輒成誦師兼授以試之畧不為困十餘歲時能長吟不起草鄉先生每以為莫及而知詩者皆知^其駸乎將薄乎古人也年廿七以沒家人失其稿得于人所傳誦者止此且夫詩苟美矣雖一句傳于後世可也士苟賢矣雖夕死可也予嘗北遊過襄郢之間秋風時來誦邢居寔之三疊而悲斯人之蚤亡也夫涉世而後才豐棄人而後天全異乎古所云斯人之流所謂造物所忌者非耶孔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是天之所寶者其在斯人之名乎

阿留傳陸容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獸魚狀嘗使執灑掃崇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于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為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能悉記則闔門拒之家畜古尊彝鼎數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向客退窈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留

斷木之歧生者為之持斧鋸厯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
 指狀曰木枝皆生上無下向者家人為之哄然舍前植
 新柳數株元素恐為隣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
 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會事一
 日和粉墨戲語留曰汝能為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為
 之濃澹參傳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
 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
 砂石至惡玉入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矧靈于物者獨
 無可取乎向留癡歎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

寔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為造命
 者所知遲鈍踈濶者又不為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
 能當其才則廢棄隨之于戲今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
 哉

王昌傳 祝允明

義興人王昌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
 一奮去土數尺或抵膝心為之動嘗餽運昌肩舟之危
 而担焉前後董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
 昌曰若欲以衆攝我耶雖百人胡能為衆恚集鄰船

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持撻拂左右左右及拂者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蠅蚋紛然起叢薄間。取之有巨蛇長數十尋。昌走不竟。蛇以將尾而窺之。口昌怒捉蛇尾而振之。舉投空地。逮地死矣。途間遇搏虎者。持鎗戟來。昌弱其具。都折而置之。自拔巨竹。削其端。使廉甚。水以和之。火以堅之。方俯俛治竹。未就。虎突至。後昌不及運行。便以兩手撐虎兩膊。又空執于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背後。樹杪斃焉。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撼掉不自休。逮犇山中。擢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

百匝雨無為于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搯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病命女。女往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白石翁云。聞之。其鄉人。

岐山叔父小傳 侯一元

二谷子曰。茫乎幽沕哉。天道余莫測。其倪焉。每旋觀民。故覽察所繇。未始不注。然悲也。世常言禍福有本。自淑慝生。以徵諸耳目。所觀記。常不酬。時大乖刺焉。儒者多。

方則揀之以經變曰理從而數迂者也從者經迂者變
欲以籠其紛揉納諸環中余嘗贊若說以為善惡自
人所祈嚮有殊耳禍福者遇也無緣而行猶寒暑晦明也
時然而然寧有所繇者邪故君子不沮喪不雄成不逆
來不蹶徃油々然從而徂斯不亦達人大觀也哉生死
之于禍福大物也而生死有大較焉曰短修短修有大
較焉曰正變自箕範明命極福以示威嚮民莫不尊壽
而賤夭樂夷而怵難有蹈所惡則相與翹其疵類以明
有召若裴氏之前鑑子安是已尋其言有條余獨以載

籍所稱箕勤其官而卒水死楚妃需符而入漸臺之下
李白才也沒于采石杜甫志比稷契漂死蜀江張世傑
營宋社稷身禱盲風不霽竟覆厓山此數子者當安所
獲戾而至是易曰過涉滅頂凶無咎此言行不自已則
無所咎也且王子安文行不掩未聞其有大詬也並時
而生者巨慝大懟貪狼窳窳之徒衆矣咸壽終于寢不
聞他惠以勅方之不猶愈乎而謂禍福由夫意奪此與
彼何其偵也凡修短不齊于盡所由盡不齊于化
由今鑒古腐骨一矣在所在而已誠有所存雖湘江流

人吳門放士會稽巫女名隱、欲、而傳後世自汙沉
顯無所存則雖銅南山周石椁為藏送者畢乎同軌前
緋萬人數世之後無餘處矣是以莊生齊為蟻管晏明
不在我王孫富人而用保葬非詭情而妄護也彼亦有
大揚摧以然悲夫余岐山叔父為人修文慎行鄉黨稱
寡過焉弗逢有司以貢上春官業國子訖事還至浙風
于錢塘溺焉余既盡傷骨月而重哀斯文背膺交痛咽
弗語者久之客或謂余岐山子之死非天道矣礼云君子
不弔溺為忘孝也自昔而僂之獨如岐山子何余曰

六經自秦火後多廢而礼尤甚果若所云則是澤國之
民終不可為孝而冀以下凡水死者皆不得奠楹致客
比于齊民抑何不幸之甚也凡礼經踏駁多是類不足
悉掎擊余既初明天人之際復次叔父之行較著者一
二以發其凡俾誅者有擇焉叔父興寧公之後興寧公
仕興寧也惠于政民尸祝之再傳乃至叔父有昆弟而
伯考無嗣以叔父嗣叔父之考鄉偉人長者也賢叔父
愛之雖外嗣常父母之不使伯叔已考卒叔父行三年
喪士友諫不可則請期衰而心斬是歲當大比士故事

士大比不得辟期以下喪而新督學某公者有嚴教士
人人自惴用是學官以法強行叔父比至則前泣願納
巾服為編氓終喪督學不可意弗信愈益督切之俾為
文文不滿數行手卷俶然以白督學習學嘆曰允哉孝
子乃欲以不終試丐吾罷舉也雖然則子則子不當廢
卒舉之夫人道孝為大孝善喪為大俗之教也齋斬而
御酒肉越紼而從慶勞或乃乘而講牢卷安錦福若平
時命曰借婚仕者喪未斷有所規取即竄文書損月日
變服而趨利嗚呼就有自致至隆抑粹從礼復被心哀

痛不疚散利如叔父者邪叔父既嗣伯考襲有其廬乃
獨處廬東偏而以其西偏居其生父昆弟之孤嫠人曰
岐山子衰其猶子而借之居迺後叔父竟不言借借者
久之亦自以已物則反數有短長謂叔父盍歸我直我
且出而其責直高叔父如所責償之無恡色人曰岐山
子乃以已直市已居也此亦世人所錙銖較者叔父尋
丈而委之叔父美髭髯工談討與人言時時襟以詩讒
莫不雅循有致凡人情物曲委瑣蕪穢者自叔父發之
即融洒閒暢文采琅然聽者不忍去以是歡于人人至

其臨大是非謀大疑凜然槩獲不求調于人人亦以是重之知其非無町畦者也嗚呼已矣訃之日邑人士無賢愚疏戚知不知皆為流涕哀誄並興有黃鳥之餘悲焉傷哉叔父今且駢虬乘螭從文魚而侶伍子入湘弔纍及河唁狄古之人若林咸希風而糝最嚼然泥滓齋光日月豈復戚戚兒女情哉知叔父者其無嚶嚶然以怛化為也呼呼悲夫二谷子曰余所次岐山叔父之行事不能什一爾乃余則以為人道莫尚孝慈者矣叔父致孝而不闕于制務卹孤而弗效之尤也豈非難哉乃

其細小則荐紳先生類能傳之然亦得其一曲以言乎大全猶有憾焉往予邁叔父金陵也蓋同卧起連觴豆數日乃去云叔父法語森：與之處日起畏余業已怪憚之昔武帝謂東方生何言之善竟得其死叔父平生語多詼今不詼願益莊聽之乃無一語不依于仁義嘗謂余曰某公為我道某事幸人之災以為功而不知其鄙細也又曰某公所圖爪甲也行喪掌矣豈為暫幾者哉又曰某子可與善某子可與藝一：盡條貫而不苛核將別送余都門手而曰語我二子讀無嬉我且旋至

言琅：然未絕乎余耳也。魂黯：焉期而至。悲乎悲乎。叔父之所不可傳者逝矣。夫雖然，叔父不斲悲而悲人聞而莫不齎咨，不斲傳而傳君子有美言，燁然而簡編，令百世之後咸知叔父之賢也。叔父雖枕流八濟，以禍終亦優于屬纊，遷寢遠矣。

薛童子傳

焦竑

童子薛氏鳳陽亳州人名大春字元初小字玉九父鳳翔鴻臚寺序班考功郎中蕙世稱西原先生其王大父也鴻臚仕燕母李感異夢而生天骨秀特舉止言笑自

然應會却紈綺不御寬衣大履氣宇嶽：即髻鬣之中知其非凡子矣三年從鴻臚歸省雅名病口喃：誦佛名不休七歲忽問母曰吾小字何以曰尔善病王氏故多男令其客兒養之耳曰王家即能自致不死乎李曰不然曰若亦死吾何托為聞者嘆其竒是歲受業外傳羣兒間為戲童子匡坐自如即強之拒弗從十歲通西極化人之言未見內典諸書而語皆懸合時隨鴻臚入燕經古賢遺墟歎曰偉哉丈夫且以一杯土供樵豎之遊乎世間事類如此矣抵燕攻博士業始見老莊及維

摩圓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嘗曰詘二氏者未覩二氏也然亦未覩孔孟第能發明自性何論同異是歲八月鴻臚部屬夷出塞上役歸里劬書彌甚夜漏四刻下不就枕李慮其孱弱止之曰父日夜望我不勤是遺其憂也李譙讓不已乃匿燭林下候李寢起讀如初自此豁然心開慧辨無礙語次舉當體全空或難曰天地間無物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空故無物不具或問考功未發之義欲知未發當會已發者曰性一耳誰為未發誰為已發會得時如風檣陣馬必待已發又或擔

閣矣或問花鳥草木皆可見性否曰何待言然終涉擬議是識非性問者率茫然夫對而去一日聞花香說偈曰非動非靜非淡非濃聞之滿室攬之還空其胸中如春盎：遇物成容皆此類也郡中詹楚堊廣文為時名儒童子從之遊步趨語默常得其意旨詹實賞之戊戌二月夢大士導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汝歸路也亡何一鶴從空下齋前童子手撫其背鶴亦若素所馴者人皆異之且病：中所論皆出離生死語久之疾向危舉家掩泣童子語鴻臚曰

何痛為人生四大假合我非真我也由父觀之且得為真子乎總之安見耳况我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從何來幸自解因正襟趺坐而逝歲己亥五月五日也得年纔十五太史公曰古之稱夙惠者不少矣然未有如童子者也其去家如雲影谷音無少係著其酬對如伽陵方雛聲壓衆鳥何其竒也竺乾之學高明者率侈談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于其間至臨死生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童子頗能之何歟非其性現根熟而

然歟昔許玄度崔彥武之再生謂為乘願而來也童子豈其類與以此知一念之力如金不改雖百煉而性存者也

乞市者傳 陳鶴

武林山中有乞市者衣裂履穿貌舒而心逸索人食獨寬一市人疑以問乞者則曰吾乃從戰卒也主軍陣三歲而不一敵吾卒多被死之者惟吾以善走得存而餉固給不若往丐之為愈也市人聞而責之曰爾何不義若此矣今海寇之延禍也民業凋瘁農蚕不時口辭而

僅遂者百室而無二三在也吾延頸而望戰傾耳而待捷日夜皆是也爾何無以自奮亡命苟延處至下而不思邪乞者俯首涕下匍匐而前曰吁公謬罪我昔者士卒連部運旄而示令者惟主軍一人焉軍令吾進則進之令吾退則退之于凡策畫變見以出勝負者一皆主軍之所施非吾卒之所奮能也今府庫之入歲且七八而布于召募者六焉坐飲卧餐曾不知習練之勞竒伏之訓一旦赴江川昧地道突然敵來弓刀自廢當是之時惟知走之為勝也主軍不能以自罪而歸于部長部長

不能以自罪而歸于行伍行伍不能却且罪且死矣吾安戀斗升之餉以寄命于卒哉故寧以乞市自終耳雖然吾乞有年今亦有得于乞者我自朝至夕經千舍而千乞焉然與之者不為喜抗之者不為怒多寡亦不為計也飢而食焉飽而息焉或絕吾乞亦坦然以嬉無富貧之動慮無骨肉之累情遠鋒鏑忘勝敗逍遙乎閭巷任所寓而為之家今吾年且六十餘矣以百約之則來者少而往者多也知其進亦不可以成功拜候故退而乞市以全其身耳非袖手視敗以甘為不義哉陳子聞

而嘆曰若乞者似亦有道者之流歟余嘗觀上世百勝之師矣必先練其兵卒以待其敵一或勢有不可則出奇設伏以收萬全之功今安有不習技而能幸勝者哉乞者知其故且自度師必無終遂乃匿形于污流以遠禍害隨緣寢食淡然得失之外其較之千金之子勞簿算計費直為子孫憂消長抵死而不悟者不亦遠甚邪

中官傳 羅虞臣

原子曰中官之寵其來尚矣浮陽比伊霍之勲費亭視良平之畫蓋自桓靈之際烈矣唐興建五局之號立令

丞之職降于天寶衣朱紫者動以千數世主昏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見顯元振以援立致奮及至凶悞參會黨類殲滅王室亦夷跡其盛衰之原亦國家安危之繫也然古今之論中官必曰善佞曰貪賄善佞貪賄二者誠足以誤天下而誤天下獨不在中官何也今善佞貪賄之巧莫過于士夫阿順苟容納左右求親媚于主上及至得意乃挾主威以阻天下之士氣誇主寵以樹天下之朋黨窮主欲以盡天下之財貨蔽主聽以亂天下之是非是病天下之原也夫中官固刑餘之人

而掖庭房閨之職也。散名無耀于門閥，肌膚靡傳于來。龍而責以君子之行，非其任矣。何者？中官善佞，貪賄固昏主之所惑也；而明主之所易察也。是故不足以誤天下。若士夫善佞，貪賄之巧，雖或明主莫之能辯矣。是故誤天下多由于士大夫。實有誤天下之奸，而以其誤天下者歸咎中官，欲起而擊之，此亂所由成矣。昔張讓詰何進曰：「今天下憤憤，非獨我曹罪也。」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清忠為誰？悲夫！斯可以愧士夫矣。明興高皇帝初定宦官之令，止給中官之後置監，有十尚膳以

掌供養尚寶、掌符璽、尚衣、冠冕服司、設掌車輦牀褥帳幔、內官掌成造婚禮粧奩，并諸內使、貼黃、宮中器用、司禮、掌冠、婚喪祭之禮儀、制帛及御前勘合、御馬、掌厩、閑與諸國貢獻、典牧所屬印綬、掌誥券、貼黃、選簿、符驗、直殿、掌灑掃、神宮、掌守奉園陵、其官級次有太監、少監、監丞之等，長隨奉御之號，至鐘鼓、惜薪、兵杖、織染、承運、司鑰、諸司、局、庫之屬，皆用官者為之。各令食職于內，無得干政待之極嚴。始未嘗不憂其漸起，而思壓絕其原也。逮自文皇永樂以後，增至二十四監。是時詔以李恭等

守備邊鎮然止西北路一二要害之地耳恩寵之任肇自章皇中官始盛內而帷幄論事外則鎮守諸藩故使廣以採珠奉命守邊以監督見委司織造于吳杭通貨物于洋海買善馬于西北啣命四出旁絡道路斯亦隋塹潰壞之漸矣然而倖路未啟大臣尚知據法劉永成宦者也有軍功而沒天子議欲追封伯爵內閣力爭曰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竟寢不行然蟒衣玉帶之加褒亦少濫訖于毅皇正德之間爵及家人勅由內降賞封之制可謂不檢矣豈非其初畧于澄本塞違鑿微

識著之義哉惜夫故自己巳之變廷臣議欲遣使迎復興安面折羣臣曰爾輩故欲答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莫能答成化時帝嘗決事于內大學士彭華曰請得如先朝故事召見面議遂託諸常侍奏聞有頃帝御文華殿召華等見華言昨准御史奏減京官俸之半然文官尚可武官不免鞅：須陛下大發明詔以慰人心帝曰御即傳旨與該部華等頓首呼萬歲而退于是諸常侍笑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因名華等為萬歲閣老云由此觀

之士夫之行無以服其心故羣譏笑之余按自宣德以來表其德寵著惡與士夫所釀成之者于篇蓋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使後之君子得攷焉他無所與成敗則不著自文皇時有孟繼章皇時有陳蕪：交趾人帝為太子時蕪得幸帝即位賜蕪更王姓名瑾常從征武定州還受賞金帛寶楮累巨萬又以兩夫人賜瑾官其養子陳林亦從瑾姓曰王椿及景皇帝立瑾常有疾帝遣醫往治復遣中官遺金帛飲解問安否旁午道路不絕瑾卒又命官其奴與其從者一十二人賜鈔五十萬緡恩寵

之篤莫與比然瑾性嚴謹睿皇時則王振方振未貴楊榮楊溥楊士奇同時秉政然議懷私便內互猜忌遂迭請告展省振乃乘間撫拾三楊之短會黨事廖謨杖死驛丞有司奏逮治榮溥曰謨罪當死士奇曰宜論謨因公律士奇與謨同鄉故解之爭久不決振間言于上曰三楊皆私坐死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帝避之因信任振從此奏即多裁決于振矣居亡何振又發楊榮受宗室賄請覆禁之榮竟以憂憤死振權日重學士劉球上封事請因天變削振權振怒遂用他求事下球獄

殺之自是公卿畏旣重足一迹皆爭附振以免死為解
振又請征麓川自將遠討廣地荒蛮濫費爵賞九溪貓
獠乘時不靖中國多釁耗矣至己巳之變振死于土木
景皇時有善增、恃寵多驕恣貴幸不及瑾振二人而
聲勢赫畏頗比于振是時公卿皆因闕說增誕日各奉
土珍為壽盈門庭矣純皇時有汪直黃賜譚勤直為人
便黠得幸成化十一年妖賊李子龍坐出入禁中與官
人亂伏誅帝銳意欲知外事乃任直刺事西廠會建指
揮楊昇殺人事覺走匿京師賄大學士商輅等求解直

知其狀奏捕昇辭連引其親屬楊仕偉等十餘人皆被
逮下獄後昇死直又遣人盡沒入其家得昇歲所納結
諸當道簿欲入朝奏士夫聞者半嚙指矣及直巡邊又發
都御史牟俸賍巨萬下俸獄坐戍由是都御史官皆鎧
甲戎裝迎直百里外伏謁望塵候過然後敢起至入館
復易小帽曳微趨走唯諾自治供張上酒食故京師謠
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言卑靡而猥獯
也而尚書尹旻王越都御史陳鉞御史戴縉王億皆以
倚附得據寵位後直坐擅啟建州釁罷免獨黃賜譚勤

此兩人皆著謹媚然其權任不及直孝皇時李廣以方技進貴幸日篤勢傾中外大臣多用賄求弘治十一年建育秀亭于萬歲山適成會少公主患痘瘡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多歸咎廣久之清寧宮灾或曰亭之建年月不利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灾既廣懼飲鴆自殺帝聞廣死意有竒秘方書遣人廣家索首得其納賄簿一載某官送黃米五百石某官送白米幾百石帝曰廣所食幾可乃受許多米耶左右對曰黃白金銀也帝怒命沒入廣家于是言官請出簿之

竟案諸與名者急甚蚤夜走壽寧侯求救不期會者十三人由是事得寢毅皇時則有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陸闇初皆給事太子家毅皇為太子與相愛及即位益親幸由是日導帝狗馬鷹兔舞唱角抵之好宴遊無度尚書韓文等用功能進賞益加祿米四十餘石兄弟家人皆得拜封伯爵其傅奉為錦衣衛官一門數人國朝恩澤之封蓋自茲始焉是時中官布滿天下割削黎民劇盜緣間動搖區夏中官之既至正德極矣今天子詔定班爵之令侍中侯封悉見削黜九年詔罷天下鎮守備

監鎗官潛消國費用章中興之治某謹按天順八年詔令裁革止江浙關閩臨清五地鎮守其各邊正統前所置率如故今百年未刻之弊蘊夷殆盡學士縉紳莫不喟然嘆興太平之基也功德施後世至深長矣初上有楚藩習見毅皇任中官之過及即帝位御之極嚴左右賞賜悉從古制有罪撻之至死陳尸視戒又禁天下畿省不得進閹腐小監今給役者殿視天朝僅什之一二爾亦天子鑒昔思治之義也乃若近歲高忠麥福之徒以建造頗見寵任然取過庸不篤無足數也其後五年

禮部請收京師內郡自腐者一萬餘人第為三等上者給後宮中次者留應各王府補缺又其次者充海戶皆得歲食粟錢如令然而非所以汰冗費杜僥倖之路也天子重違其議詔可之自此之後則民多腐身熏子求進用矣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六

傳四十

雜傳

山人操舟傳

丘雲霄

止山子與程生君正將適越舟次城村有山人將之市
 呼渡甚急渡者曰舟楫具盍自渡而鳴々然也山人遂
 取楫放舟未中流漂蕩而下山人驚悸不自支將遡流
 而順鼓欲左舟而右楫顛倒失措而舟愈蕩有浣童子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給之曰急跪拜可止山人即跪拜環江而視者為之拊掌絕倒山人力窮乃呼救甚哀為有力者困而渡之止山子願君正子曰子識之學不達于經濟使居位操政柄不至顛倒謬戾而淪胥以敗如若人者幾希其能免天下後世一拊掌邪故曰上者舟也下者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蓋善操則濟不善操則溺

府君仁庵公傳 丁自申

公諱善字彥仁仁庵其別號也其先自蘇州籍居晉江之文山里元至正末隨父大臯公徙居城南門外二十

里許是為陳江今族姓櫛居江上公所貽也公為人倜儻志大以才畧雄于里中陳江故多巨姓著代年遠自公後至擇一二門第相埒者與為賓禮而諸族無不俛首承伏環江居負海而海潮所往來處其地鹵瀉宜生海錯諸鮮居民受產以為業謂之海蕩沿海淤漫一望數十頃大約產以什計公有七八其二三則公與為賓禮者得之而他不與焉國初更定籍版惠編戶多占籍民官為出格稍右軍益二籍欲使民不病為軍而樂于趨益公抵縣自言有三子願各占一籍遂以三子名首

寔而昂立受益焉其地無益之產而有益之征公之意
第急于應令然亦自知其後必繁衍果可無累于斯役
也觀此而公之忼慨好義可知已時海內甫定尚襲蒙
古色目之舊里社好為白蓮會搖惑衆志官雖為厲禁
猶弗戢有司廉公行誼使糾于鄉公發鴈溝諸党觸禁
白請以官治之新令方嚴而犯網者衆致獄歲久不能
決奏下刑部逮公與諸党至京連及公之長子俱繫獄
按法奏十人以上大寔罪不寔當論死而諸党揚々然
得志謂公父子當瘐死獄中即骸骨不能返丘墓矣會

有寫真者高皇帝名寫御容酷愛其似忌復為民間傳
寫幽冥于獄一見公歎曰公非獄中人也當有遐福索
紙為公國小影片幅以遺公且曰後當無忘余言是夜
公夢獄卒唱云北風吹倒玉欄干救出獄中苦難白頭
老子歸去始知天意循環唱凡數過歌教琅々公驚起
拊長子背曰傳神者之言豈固有驗哉已而果大風刑
部欄石尚書檢獄察公寃覆訊再四陰致諸党倣作白
蓮社狀就衆中禡其中幘諸党盡伏辜無辭具獄奏聞
乃治諸党十八人編戍而出公父子于獄中其小影夾

置衣領中以行公歸猶十數年老于家壽終七十八
論曰夫觀仁菴公可不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者哉方
公繫獄論死度生還無日矣向非大風明公之寃以儆
夫司寇者則囹圄之下幽同屋蔀何有于公之一死耶
今吾子姓食指數千皆飽公之粒夫苟不力為善以不
獲祐于天者非公子孫也申歲祀瞻拜公像見公時雖
在獄中而眉宇英氣襲人彼真真者得以鑒其貌而驗
諸後毫髮不爽也抑古之所謂有道者歟

談參傳 即圭潔

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筭居湖鄉田多窪
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以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
直收之傭饑者給之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為高塍可
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蓄
魚池之上為梁為菱舍皆蓄豕謂豕涼處而魚食豕下
又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汙澤植菰屬可畦者植
蔬屬皆以千計鳥鳧昆蟲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
千計室中置數十甌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甌魚入某
甌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參且

織嗇憚費平生無紈綺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飯熟一卵
竅可容箸者箱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
盡以故參之貨日益窘而藏者數萬計然弗子僅有女
女所適者某晚其藏久之一日參病亟某請曰翁脫不
諱即誰嗣者參曰已有屬矣若將利之耶叱去之參死
某乃謀戕其所屬者蔓而戕者幾人構為獄官汲參之
產某盡歸其藏云邵子曰昔馬遷論貨殖謂巧者有餘
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論巧拙哉莫巧于參矣參自奉不
輕盡一卵有餘胡為哉矧參無遺筭矣于身後計惜如

也巧耶拙耶噫千匱百匱歸一匱矣謂千匱百匱者巧
耶謂一匱者巧耶余故論之使效參者評焉

潘屠傳 車大任

夫君子秉持人紀勸善懲惡猶必以神道而設教非語
怪也欲以濟其勸懲之所不及故君子有不廢焉潘屠
者名麒秀水人居新城鎮之急水橋素以屠宰為業孟
子曰矢人惟恐不傷人甚矣其不慎于擇術之故而然
矣雖然世之為屠宰者豈鮮哉未必衆惡之皆歸稍獲
令終無足怪異乃潘屠賦性兇暴先不知有母戕其母

命又不畏天地神明雨暘偶愆輒加怨恨怒視三光其對天地父母也此屠宰之心也奪人財貨淫人妻女其視人之財貨妻女也亦此屠宰之心也見人強梁者附和之柔善者欺凌之教唆播弄致人繫殞而不恤其秦越視人之肥瘠亦此屠宰之心也新城鎮人畏之如虎惡之如蛇蝎壬寅秋八月二日身死越宿復醒語言動作一如舊日其妻大喜過望麒乃告其妻曰無以喜為也閻羅天子謂吾素行不義當受惡報第世人不信因果即自信者不親覲其苦狀誰則畏之是以死者受報

生者不知往、作惡無忌上帝哀憫下民之無辜欲以津梁普度之令吾傳示萬衆暫時放回何喜乎語訖遂捺刀自割其陰曰以報吾之宣淫也又自摳其兩目瞳子曰以報吾之怒視三光也又自斷其喉舌曰以報吾之致人繫殞也又自剖腹剗心曰以報吾之陰險賊物也是時隣人相與錯愕駭駭連日遠近來觀者千百人其妻初猶恥之拵尸而阻人入麒復告其妻曰閻羅天子正欲以吾示衆何阻焉但見其痛楚不甦直延至六日後方死同里居有諸生王道立者竒其事述而告之

屠緯真緯真遂製因果記一篇示余：讀之歎曰因果報應之理從古有之使因果不足信潘麒之受報不宜若是酷且烈也彼其捺刀而割孰令為之孰令受之如其知痛癢也何能強為即使不知割其一而已足何有餘勇漸次為之直至体無完膚而後已乎緯真所云人死而受苦報不屬形骸俱屬神受是神也非獨閻君之神儼然臨之在上亦潘麒之神自為鼓舞承當于下盖造罪者神而受報者亦神形滅而神不滅信斯言也真足以喚醒愚蒙而砥砭膏肓也已或曰子言因果報應

之彰顯者若此何以孔顏之厄盜跖之壽而天固有所未定乎無論孔顏即如世人有忠孝節義者反受屠戮之慘構机饕餮者或享富厚之福又何漏網至是也且潘屠事誠足異何以止見于新城一方之人而他不多見耶余曰否々不然蘇子瞻謂雷霆擊不孝之人有時而不可測閻君處潘屠之事亦有時而不可測也不然物々刻而雕之曉々然以示于衆閻君之威幾于褻矣夫生死幽明理至微妙孔門未嘗一切諱之不以示人而世儒見釋氏有輪迴三世之說動輒以韓愈藉口豈

知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即韓愈亦不能別為之解蓋吾人所造之善惡即因也所受之善樂即果也蘇子瞻又曰吾人修德于已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之後至其子孫而定已久矣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蘇子固善悟此理者但三代而上其人多作善故壽考亦多三代而下其人多作惡故夭折亦多是以人相忘于因果如魚之相忘于江湖一在今世則因悉前因安處今生則不悟來報而不知善惡感應之理毋論其遲速久近斷斷于毫髮不爽辟之種樹者然前世因則種子也其生

而後之受享則果之結寔也又辟之索逋者然千金則償千百金則償百其福業之淺深亦如其所償之多寡也生之世之循環不窮神識常存形骸可改論至于神似無可逃而人猶不悟者惑深甚已余嘗聞馬少師諱文升者其卒之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鄉回遇公于途見公蟒衣玉帶騶從崑崙若素日出師之狀拜而別焉歸家問人則公已告終數日矣生為良佐死為正神寧獨馬少師然哉近世士人有作感應篇者中間稱述大都類是之故吾人觀馬少師之事則為善者興焉觀潘屠

之事則為惡者懼焉王生素以孝行稱乃亟然傳此示人蓋與緯真氏同一宣慈護法之盛心也雖然此但可為愚人設耳聖門謹獨之訓其嚴乎君子無所慕而自善無所畏而自不為惡固不待其回生以示衆而始知其不可忽也故曰此君子所不廢非語怪也

胡橫江公傳 曾朝節

余友格齋盧君思道素受學胡橫江公公捐館舍久矣思公之遺教不能忘自為述以書貽余京師乞為公傳余童子時一冉見公長乃知學已不及叩請盧君篤學

人也其于公甚深余乃採掇其大合于所聞庶幾不謬誣焉公諱秉觀字尚賓行貴三十一別號橫江世居桂陽州下鄉石燕坊父鯨甫母鄭氏正德壬申正月二日生公質敏慧幼為舉子業游州庠嘉靖丁酉負笈道州從周合川公學合川公曰吾亦將往求師公曰師已登科復何師乎曰吾求師非舉業求以學聖人也去此六千里子能俱耶問為誰曰泰州王心齋先生具告以先生之學公欣然曰吾將歸稟于親束裝往從抵安豐里合川公以公見先生先生喜其有志踰月公聞先生

之教日有領悟先生與語不倦公亦遂忘歲月既三年告歸省先生贈之詩所稱許期望一時及門之士未嘗有焉將行而鎮江有欲迎致先生者先生即命公以其便代往寓東霞寺中三月闡發先生之學多所感奮陳竹溪諸君作卷送之時庚子二月也歸一年而先生訃至為心喪每以不獲再詣安豐為恨歸既罷去其業至是愈以倡學自任方鄉居日與里族談學里人環堵而聽歌教常徹四野維時湖以南素不知有學公崛起風動遐邇吾武邑彭健堂顯卿首毅然往師事之遂以轉

告同黨有志之士皆相繼執北面禮及公來遊邑中從者弥衆王君立齋有我欲終身橫江子之句大司馬疑齋劉公時未第願以信慕公父一溪翁訶止其行則日與彭君過從私所論議獨有契也其後劉公雅談名理有教縉紳間本之則公倡云公造沈邃而智開朗妙得章句之外所與同志語竟日乃莫不歎服曰自吾見先生始得聞之其教人惟自俸驗身心初不規責人過失或不得已但曰某不用功如用功則自無差失矣有問功夫者每于坐定時指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体乃示

以慎獨之功聞者咸見意趣莫不樂學公別築一室便
生業以給來學門人滇中李明著謂為小人之事公曰
得諸友來共明此道使善人益多雖躬耕亦為天下養
賢固無愛于吾力也所著有立志盟省道說了心說惟
以明學旨不靳為工別駕王劈泉公造請其門濬旬而
後去月崖李公平大槁峒寇諮于公卒以收捷州守蔣
可齋公特加延禮迎宿于署中萬公守素則為題楚南
獨秀匾贈之癸亥以疾終正寢將屬纊盧君進曰先生
棄弟子往何處也先生含養有年心体今若何公曰我

此心明明白白再問生死證驗曰無今亦只有此心初
盧君之從公學也嘗問打疊此心潔淨似亦無用公曰
陽明先生云只因此些子還嫌少空自支離過一生又誦
程子語云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忽不覺
言下有省盧君歸久不至即以書召之曰吾欲尔來豈
欲有弟子耶尔以我為師我亦如有師矣同堂共室積
歲累月相觀砥礪久而功夫熟庶幾有成聖人之學豈
容影響湊泊乎及論身方心圓心方身圓類精思冥解
之語微盧君亦孰能抽其緒發其藏哉公配李氏有賢

行子三天一天然天德傳主在著公之學他固不得備載爾

元平章陳有定傳 郭造卿

陳有定一名友定清流明溪人幼孤傭于橘州富室羅氏雖病頭瘡其狀魁岸有志畧即樵為戲輒設遂伍羅奇之將以為婿其妻不悅以為瘡頭郎因失鵝而奔宿于隣舍王氏之門其家夢虎踞門得有定大異召飲食乞于羅妻以女俾習商販善敗大困克明溪驛卒至正紅巾寇起壬辰寧化曹柳順據曹坊擁衆數萬其党八

十餘突來明溪索馬衆莫敢拒有定被酒半酣諭衆紿而盡殺之柳順怒率步騎千餘將屠明溪有定發老孺登塞誓其侶賴政孫通胡螭等五百人乘柳順營自馳擊之斬獲過當遂進屠曹坊擒柳順以歸事聞授明溪塞巡檢羅翁賀之曰虎踞之祥自此始矣有定謝以瘡頭郎豈敢翁謂不然陳嬰在秦以蒼頭封侯昔呼子者為之兆也子幸勉之大丈夫豈止此哉是年我太祖起濠州有定尋陞清流縣尉鄰寇數十皆所剗平陞延平路總管戊戌十一月癸卯偽漢陳友諒將鄧克明陷汀

州越庚子進圍清流有定駐兵于縣前平安寨間道夜襲大敗之追于寧化清流以復繕崆峒峽嶺關寨及南北寨守之是年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歸我太祖壬寅五月有定復汀州鑿九龍灘石通舟楫以運汀糧鄧克明偕胡廷瑞復陷邵武延平攻建寧城西北立數十砦以鐵礮火箭雲車机弩攻突不少息凡十有八旬城中食且盡平章完者帖木兒謂非陳總管不可解八月壬辰有定奉檄偕行馳數十騎冒圍入城衆懽呼陳總管來吾屬生矣有將_定叱守將阮德榮開北門焚檄

攬山砦還奪水南砦敗之于菱角塘萬安州賊踐溺者千餘人孫通等尋復建陽崇安浦城諸縣有定尋復邵武郡縣賊散走輒遮殺之度三關以遁安撫使李國鳳上其功第一陞福建行省叅政事乙巳四月太祖時為吳王命元降將胡深以處州總制王府叅軍同指揮朱亮祖和興耿天璧等統兵三萬五月至閩五戰浦城之南進克建陽崇安太祖甚慮有定豪悍捷至大喜以所乘駿馬賜之有定赴建寧遣阮德榮兵四萬屯錦江繞深背以斷歸路深破其寨有定率牙將賴政等二千餘

人突與深戰德柔送兵夾攻深馬蹙被執頗寬遇之深為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援竇融歸漢事動之有定笑曰已既被執而且誘人不忠何邪我太祖遣使以良馬金帛贖深會有元使至督逼之遂殺深并其使我太祖震悼丙午興化林珙與惠安陳同柳伯順仇殺引番阿巫那及亦巴奚兵時伯順據興化行省檄有定討捕番寇遂南下四月阿巫那党白牌等攻興化寧真門有定子宗海已領兵夜入城明日開西南二門縱兵而出旗服鮮明步伐整肅伊巴尔希所恃弓箭刀牌宗

海兵直搏之伊巴尔希遂大敗僵屍數千追擒白牌等殺之是日有定師至撫集軍民完復路治聲勢赫然伯順在城中聽令而同及珙皆領兵奉約束先是泉州賽甫丁據福州路戰敗餘衆航海還據泉州故有阿巫那之亂有定命宗海督伯順及同等兵合珙水軍並攻泉州自以師繼之五月克泉州擒阿巫那等興泉二郡始免于禍八月留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右丞修城池養銳備儲分遣諸將各守郡縣時長汀人羅良授漳州路總管與有定素有卻九月有定使至漳良獨不下乃以書

責有定有定大怒益發兵攻之良使三千人伏江東待之誠有警勿輕移忽有定兵千人夜攻海倉寨佯言奪海舟乘潮直下警至伏兵悉赴之有定遂渡柳營江士卒警潰良逆戰敗績遂圍城良誓死守踰月部下有叛者延有定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以其地勢完固乃鑿山以洩之而縮其城西凡平閩諸寨三百餘奄有潮州以行省郎中王翰德望素著表授潮州總管兼督巡梅惠丁未五年戊寅元以空名宣敕遣付福建行省平章曲出及有定驗有功者授之政由有定出行省

都司藍光獨謇持正一言不合遂拂衣歸蓋多更制用其私人朝廷命官不與矣福寧州人陳瑞孫為福建宣慰使出鎮福清州拒有定被執憤罵見殺其妻及幼女投井有定由福清平海上烏尾賊海上人立碑頌文崇安令孔楷拒有定而死建陽人詹翰自保障其鄉不從有定遇害有定于建陽因閩越王大潭城址增築之以備我太祖兵先是胡深沒太祖問太史令劉基以有定守株虜腹中無書不足畏惟方谷珍負山跨海可虞既平珍由海入閩取之如反掌耳九月命御史大夫

湯和都督吳禎領兵三萬征方谷珍谷珍請救有定恨其部下悞殺海戎不之援谷珍遁于海十月甲子命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相何文輝副之湖廣參政戴德孺隨行由江西取福建以廷瑞本偽漢將嘗攻閩中而知地里險易也十月壬寅廷瑞攻杉關賴政為指揮戰屢不克退保汀州廷瑞遣指揮沈守仁費子賢乘勝畧光澤下之十一月甲辰廷瑞至邵武守將李宗茂降丁巳至建陽守臣曹復疇降留沈守仁守之是時方國珍降得舟楫萬計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

討將軍廖永忠都督吳禎帥舟師自明州由海道以取福建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帥師破分水關畧崇安縣克之太祖問閩中諸將于御史中丞章溢對曰兩道進兵此固必勝宜兼用韓信修棧道度陳倉之策閩人尤聞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更引一軍從浦城取建陽萬全計也次日詔文忠等出師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之文忠督部將繆美鎮撫譚濟等兵三萬攻浦城有定守禦偏將胡螭豪悍多力屢出死戰美濟兵屢不利文忠復遣萬戶武德兵挑戰螭不為意閉關酣酒而卧繆美

武德乘夜雨斫關入醉起手刃數十人時大寒血凝刃
遂敗死進攻無蓋銅船山寨文忠不敢輕進乃屯浦城
待海師消息有定大驚自率兵至延平復遣兵至邵武
建陽十二月湯和廖永忠徐大興吳禎費聚謝德清等
帥舟師由明州海道擒殺把海指揮孫通嚴程乘虛而
下不數日掩至福州城下圍西南水部三門直入鼓譟
守臣曲出遁守將麻里達出降湯和整衆入行省宣政
院事朵兒行省郎中栢帖穆耳死之廣東廉訪司僉事
獲獨步丁寓福州投井死江西行省郎中呂復攝長樂

自經死衛臺侍御史韓準病不服藥卒元參政王仁遣
宣慰使閔住至興化諭降有定所設府判徐昇及元帥
王思義葉萬等殺住及經歷鄭元明走泉州軍民自至
福州納款戊申正月乙亥太祖即皇帝位改元壬午胡
廷瑞至建寧參政陳子奇堅守壬辰克建寧執陳子奇
械送京師湯和等命指揮孫虎督新附者守福州乘勢
自水口舟騎並抵延平水南隔溪而陣廖永忠渡水攻
西門有定倉卒遣參政文殊海涯指揮賴政等七戰不
勝閉門堅守湯和奉命招降有定噴目語我為元守土

官可以土地易富貴邪子宗海叩諫不聽遣其出守將
樂將佐知其不降乃請出戰有定疑携異殺其將蕭院
判士卒多踰城夜遁徐大興攻東北門廖永忠攻西南
門四門鼓譟勢急聞李文忠胡廷瑞兵逼度不能支乃
衣冠北面拜訖退省堂仰孔雀血以死文殊海涯等輿
屍出降至神武門疾雷震醒械送京師宗海自將樂來
歸和并執之有定至京師帝將釋之援以元官曰不降
伏銅馬古炮烙刑也有定伏之命瘞其屍或云有定死
時賜深子鬻之祭其父云三月辛未師至漳州達魯花

赤迭里寶彌死焉五月丙寅有定故將金子隆攻延平
官軍出陳于城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大破其衆追至
沙縣青雲寨子隆等負險拒守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援
閩溪十八寨擒馮谷保廖永忠撫漳泉閩地悉平王翰
居十年因荐書至引決藍光深衣隱居教授三十年卒
羅良有別傳福清參軍陳八不仕藏有定像長身巨目
狀貌偉然今其家尚世紀之當有定興屬元皆以非世
所敢指名莫不多羅翁知人及王氏之得婿也迨敗禍
必及之故二氏無歸附者人乃言曰有定一時雖虎踞

閩故王地踞其門而為贅是若贅麗非所有也陳嬰從
母言不蒼頭特起乃興有定暴得大名則不祥固宜羅
翁之知不及陳母遠矣蓋以成敗論之故不知者諱焉
史氏曰有定起布衣平巨寇以累功而受元職視偽漢
輩不同其自稱許輒曰元吾主云既為右丞郡縣不服
則征之其時既亂自以便宜從事尔平章朵耳輩多元
死節之臣倘有定跋扈據閩則當死之觀其所攻漳州
而迭里弥寔不死可知矣第真主龍興不知如胡深棄
元歸順是其頑也嗟夫元既失政天下共起即有定終非

純臣寧非勝廣田橫者流欵得王失虜蓋難言之矣

趙大司馬傳 袁中道

萬曆中兩宮三殿皆災九邊供億不給外帑空虛天子
憂匱乏言利者以礦稅啟之乃以內侍充礦稅使分道
四出皆奸惡武弁上其事以無賴中使名請詔可則中
使為主而武弁及奸人輔之流毒其使楚者為陳奉市
井博徒最無行者也建節至楚所至如逐梟獍土人皆
持瓦礫禦之有司不能禁禦之勝者終不敢入其境不
勝者乃入據之久之爪牙漸多亦無敢禦者遂建牙開

府于武昌而歷巡郡縣其出皆建旄頭設慮無前茅車馬供帳擬于王者奉冠危冠著翔魚獐龍服佩使者綬八座牽挽幾二十餘人若天子步輦狀稱者皆曰千歲得淫奴妻據為婦與同卧起采倡為鬟婢所之皆曰千歲國太輿民間愕笑云黃門善淫耶蒼頭廬兒鞭撻郵吏重者死每至郡縣雖厚賂其左右猶不免考索不肖長令或嗅其靴鼻吳越大猾及市井惡少年皆行金錢竄籍中或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私寘名字甚多又于諸郡邑布列徵稅官雖小市亦有五六七人其曹

數十人朝為傭屠夕即冠進賢冠建高車黃蓋出入里閭軒然直撞入郡縣刻剝建鼓至堂皇詬怒稍與抗即告之奉上疏以抗旨逮水陸誅盈搜肉見骨下至雞豚蔬果之屬皆遭攘奪富民以資雄者稅官既奏記奉某邑某富民塚墓地生金可採當如旨掘伐富民俱傾家入資賂稅官乃得罷或云得古覆藏及非法御用等物匿不報官乃用三木囊頭令承富民無可訴傾家行金錢其相讐者及有小睚眦者籍其讐家資數獻奉奉遣人逮之將籍其家皆傾家行金錢祈免三楚富兒始

盡括十乃進一奉奉又僅上一諸稅官緣引日益多民坊酒食皆不敢徵錢漿酒霍肉占歌舞妓或強淫民子女甚有汚儒生妻而粹儒生幾死者民皆怨恨思亂壬寅奉居武昌舊帥侯邸若古藩鎮大作威福金錢日至無筭奉大喜浸無他志民不堪剝刻遂變共起誅之燔其居奉急從後垣走入藩府獲免居民縛其左右數百人皆投之大江漢陽人聞之皆相聚縛其使亦如武昌每投一人兩岸居民皆拊掌大笑為樂投三四日不盡得奉姪兒不復投令其四據如犬行入水死皆大笑諸

郡悉攘臂起縛稅使殺之殺奸人無數官不能禁後當事者諭武昌民曰汝等魚肉稅使獨不念宦此者耶宦此者皆多方活汝設死奉輩上震怒首逮宦此者是汝害活汝者民少戢奉始出上疏列變事天子仁聖不忍誅楚民而庇奉撤奉歸乃遣一大臣往鎮撫之時少司空趙公可懷修兩宮甫竣天子心知其能乃以楚事委公乘急傳往十餘日而至護奉以歸而安慰楚民變不日而戢公遂以大司馬留楚而楚藩適積金貨進獻諸宗不逞者譁曰楚皆膏脂吾曹者率其黨數百人至漢

陽奪之事聞憲使憲使急遣賊曹率驍騎盡縛之三木琅璫寘獄報公時已暮公病累月少差明日起視事出教屏諸侍衛不令直侍惟鈴下書記教人公坐皇堂三司使者環列逮攫金宗人以入公起至溜下欲訊之稍俯躬宗人為魁者遂以手械急擊公首公仆立殺之餘宗俱起徧擊諸使者皆踰墻走亦有中傷者諸宗人乃呼其党入楚府欲殺王有備獲免諸宗既殺大臣素不知法曰是我家吏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殊恬然事上聞天子大怒寘諸宗于死而悼愍公特甚贈賻有加

烏公素練達見刑人宜列侍衛不知何以盡撤之豈謂虜可單騎說况此輩乎然是皆膏粱小兒不識國憲又龍準子孫久無加桁楊纏金木者急而為變公何詎不知是皆天也初公中丞邱生瑞蓮及連理瓜皆以為瑞而乃為之災悲夫公之四子茂才與予善之楚宿玉泉寺夜夢大鷹飛空忽有物碎其首鷹揚武功也大司馬其兆也碎首凶徵也公是時晉大司馬卒如之其先兆也嗟乎楚國號天府自肅皇帝入繼大統寔為湯沐邑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其殷富甲于天下丁酉以後災異

漸起黃鶴樓雄峙武昌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淘督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尺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幾死甦為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鬪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飢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壞全楚如虎傅翼搏人而食為捶死及逼死者無數其後民殺其党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變起殺一夫大臣隆準子孫伏斧質者數人舉昔之通邑大都

號為繁華淵藪車擊帷接鐘鳴鼎食之第黏履調瑟之家今皆厭々然有荒涼岑寂之象富賈困于稅皆棄故業農夫亦為積逋所困不復聊生而朝中之名士大夫此十年中相繼而死往時八座九棘不下數十人今或有一人兩人人文亦漸凋落豈一方之氣運有盛而有衰與抑天地之數由亨入困之象將見于天下而首徵于全楚歟其果人事有以致之歟然以楚之厄數而適中之于公亦深可悼矣公名可懷字少成進士為令由比部主事為御史敷歷中外至大中丞秉節鉞者

幾二十年而後由工部侍郎出督楚晉大司馬公為官清次骨蔬食布衣如寒士絕賂遺生為名臣死于事壽六十餘無憾矣獨吾于公事而因于楚地致三嘆焉天下之平也久矣民兢兢奉法馴撓易使上之人乃始玩易等于草芥極其蹂踐不之恤民于是始怨然民雖怨而終不敢有他志者以其不可制之竅未開而犯上之事不慣也久之積怨稍一逞焉既逞而上之人其勢又不容厚有所誅一方如是他方復如是彼奸民乃漸覓上之易為犯也即犯之而亦終無柰我何也即捐數人

之命以存法而必不能徧誅我也為吏所窘亦死飢寒亦死而為盜者其去死尚遠党多則必不能我制當斯時民之竅開矣殺机大動矣亦慣為之矣同惡相助以泄其憤而苟延其命為盜為大盜法度紀綱從此不振東擊西生西擊東生向之至微至賤見吏卒而汗下有司捶之至死不敢出一語者今始覓其如虎如狼悍猛而不可制故知為上者決不可令民窺其不能制之故而使之敢為惡也陳奉雖暴鎬亦奉天子命者然逐之殺數千人而不詰不詰誠仁而于以下承上之國体亦

明文海 卷四
少損矣今滇中復然噫吾惧奸民之窺之也急收礦稅
庶免夫予于公事因傷楚事烏亦漆室之憂也

洪溪子傳

楊北京

洪溪子者不知何許人余亦未嘗識其面與友人浙中
陸生善生七八歲時遇洪溪于途撫之笑曰子識我乎
尚憶松溪對月說無生否也越十載陸高才年少散華
籍甚步自西湖不意中與洪溪遇陸亦欣然若故人相
與握手慙慙洪溪嘆曰吾子氣靜而神深氣靜可與入
道情深易于溺緣譬如利器本有剗犀切玉之貨用倒之

鮮不血拊矣陸服其言汗浹沾背然未能改也又五載
陸再遊杭則散名益振文章益雄日與名公卿為伍一
日正杜門却掃焚香獨坐則洪溪忽復相訪欷歔太息
曰吾子世味愈深本來面目愈遠矣陸曰我亦不自知
其故然嘗聞之凡人才與情相生某往往自負情多豈
為才所誤耶洪溪曰然但文人結習自是如此聖人忘
情其次不能無所寄顧用之何如耳與會之所何不放
懷山水寓意琴書與夫朝有花夕有月其為所愛與嗜
慾何異然取之莫競與心無係其損益殊矣吾雖羽疏

頗好翰墨嘗藏古畫一軸當出以相賞展卷凡數幅或
作玉堂貴客或作麟閣功臣或作紅樓歌舞或作北邙
送客曰人間事盡如斯矣陸爽然悔悟欲從之入山洪
溪曰入道之人非剛腸烈性不可子胸中不無係戀恐
未能始終然仙風固在終當相度也遂謝去余嘗遇陸
于山中寒夜挑燈對榻細述其概余喜其言多近道故
傳其事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六

